

「土」法營銷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開會之學術篇

三月出門，到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參加亞洲研究協會（AAS）的年會。這是本行業每年規模最大的學術會議，世界各國的人文、社科、藝術領域的學者、專家，在讀研究生和找工作的應屆畢業生，出版、影視、教輔和培訓機構人員都來共襄盛舉。本次僅註冊在AAS發言的就有三千多人，分成幾百個小組。另有同步聯合舉行的語言教學、戲劇研究等其他小會。加上旁聽者、家屬，說五千人到場只少不多。會議內容豐富，人來人往交流頻繁，前後四天，腦力、體力、感官都有點超載。

這是疫後線下開會以來我最投入參加的一次。除了自己發言，還去旁聽關於網絡文學、二十世紀中國史、亞洲飲食文化研究的小組發言。總體感覺一是研究生大多接受了扎實的「專業化」訓練，無論發言內容為何，語言表達、PPT演示和觀眾互動等環節都做得不錯。二是研究者對當下的新現象、新趨勢非常關注，比如AI在教學和科研中的正負面作用，資料數字化的影響，以及美國政府近來針對高等教育、科研教學採取的一系列打壓措施，都引起了廣泛興趣和熱烈討論。三是教育者、研究者對目前形勢大多比較悲觀。這已不只是關於氣候變異、環境惡化等「抽象命題」的討論，而是牽涉到學院中人的生計、自由、尊嚴的生存危機了。

父母常質疑我為啥每年都要去參加「勞民傷財」的學術會議。我想，除了知性的挑戰，學院中人參會大半是為見朋友，感受社區的支持和溫暖吧。特別在美國高教面臨嚴冬的時刻，同儕相互安慰，渴望「抱團取暖」也可以理解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內地十年前出版過一本書《無線電法國別研究》。內容是按照「國別」，匯總世界各地關於無線電方面的法律，即「無線電法／國別研究」。由於書名奇特，有網友故意斷句為「無線電／法國別研究」，質問為什麼不讓法國研究無線電？遂成為一個有趣的「梗」。

當然，有一些無良之徒，借斷句歧義來坑蒙拐騙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一度盜版書氾濫。地攤上曾有封面標着「金庸新著」的武俠小說，打開一看，內容亂七八糟。原來這並非金庸先生的新著，而是一個叫「金庸新」的人寫的。

這種伎倆，也常被算命先生拿來糊弄人，行業術語叫作「連環朵」。比如有人讓他算算是否有老婆，算命先生就寫上「鰥居不能有妻」。問者若有妻，他就說「鰥居不能，有妻」；若是喪偶，他又說是「鰥居，不能有妻」。

凡是靠此種手段砌詞狡辯者，其誠信自然就大打折扣。而今，就有不少商家，也在這方面投機取巧。比如最近備受批評的「壹號土豬肉」「山裏來的土雞蛋」。對於消費者來說，望文生義，很自然地認為這是天然、綠色、健康的「土豬肉」「土雞蛋」，並支付更昂貴的價格。沒想到，這又是一種「連環朵」，並非「壹號／土豬肉」「山裏來的／土雞蛋」，而是商標為「壹號土」「山裏來的土」的普通豬肉、雞蛋。

算命先生的「連環朵」無非騙幾個銅板，而玩弄文字遊戲、語言陷阱的「土」法營銷，故意打擦邊球，實則已是商業欺詐。這類商家並非不明白，一旦露餡，就會被消費者拋棄，他們原本就是短期割韭菜的心態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，出事後就換套行頭另起爐灶。對於監管部門來說，應當建立黑名單制度，動態追溯，重拳處罰，讓「土」法營銷者真正感到肉疼。

生活的鉚釘

是路過的，不為解饑，只圖解饞，就很友善地答應兩樣各來一些，拼作一盒，只收了一份的錢。

踏春歸來，回到自家的小區，見門口也有一個小攤。其實，我見這攤好幾次了，只是從未光顧過。今天或許受了前一個小攤的感染，不由得走過去看看賣些什麼。說是貨攤，其實是輛小麵包車，打開後備廂，露出擺在裏面的貨物，種類卻比先前那個滷菜攤豐富得多，有蛋糕、麵包、酸奶，擺放整齊，看着乾淨衛生，另一個筐裏還放着裝成小袋的西紅柿。

攤主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我見車內寫着自家牧場的字樣，便問他：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嗎？他說：是啊，都是自己做的，牛是自己養的，西紅柿也是自己種的。我又問：老見你在這，生意不錯？他答：還行，今天周末，可是我的「淡季」。說話時有一股年輕人特有的爽朗，帶着善意和笑意，裹着自食其力的欣快，和那個滷菜攤主一樣。

這些小攤很不起眼，可能無法作為什麼指標納入經濟統計之中，但我以為，它們像測試水質的魚，標識着

社會的活力。如果把生活比作一部複雜的器械，這一個個小攤就好比一顆顆鉚釘，把生活的各個部件聯結在一起，也把芸芸眾生和他們各自的生活鉚在一起，讓日子過得結實、穩固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如果」是因

史蒂芬·金的小說如是這樣從極其平凡的場景開始，然後像滾雪球一樣，將日常包裹在恐怖、超自然、情感與心理的交織之中。比方說，如果一位母親與她的孩子，跟一隻染上狂犬病的大狗一同困在車裏，那會發生什麼事？這個「如果」，成為了《狂犬庫丘》。又例如，如果黑澤明《七武士》的情節來到一個小鎮，而敵人不是搶農作的山賊，而是要綁走孩子的外來人，那會怎樣？於是《黑塔》系列中的《卡拉之狼》就誕生了。

史蒂芬·金以「如果」的直覺問題出發，不斷堆疊、翻轉，最後寫成

令人難忘的故事。《魔女嘉莉》便是一個經典：如果一個從小被母親宗教狂熱壓迫、在學校又被霸凌的少女，突然覺醒了強大的念力，會發生什麼事？在那一個畢業舞會的晚上，一場精心設計的羞辱終於將嘉莉推向極限，她的念力全面爆發，小鎮迎來一場血腥的末日……

「如果」讓寫作從模仿轉向創造。它不需要你馬上就知道故事的結局，只要有一個問題，就足以打開通往無數情節的大門。「如果」是因，故事是果。當你在日常中常常問「如果」（what if），又或「何不」

（why not），你便不再是生活的旁觀者，而成了故事的製造者。

又說，對我來說，史蒂芬·金最重要的一次「如果」問答是這樣的，他說：「如果你想成為作家，兩件事務必做到：大量閱讀，大量寫作。」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明目張膽

今全民關注的事情，但當中談到的問題實在棘手，相信對有年少子女或從事學校教育的人來說，也只能盡力應付加隨機應變，或不知怎樣可以有效處理。

首先是毒品問題。這不必多說，眾人皆知政府已在打擊，但並非短時間可以解決，只能繼續加強宣傳教育。然而接着女的談到年輕人明知被拍也公然挑戰法紀，這已不是個別情況，大眾確實有深思的必要。現於網絡上可找到的不只有學生吸食太空油的片段，還有形形色色年輕人欺凌、打架、違反校規甚至法律的錄影。當

事人知道有旁人在拍，但仍肆無忌憚，甚至對着鏡頭說話，有的更是自拍，究竟是什麼導致他們的膽子那麼大，連被家長、學校，甚至警方知道也不怕？若新生代不再重視個人形象與價值，犯罪的內疚感與羞恥心越來越少，情況會比他們吸食毒品更恐怖，因為已涉及個人道德和價值觀的崩壞。若人們連最基本的尊嚴也不顧，也不再擔心後果的時候，真的不知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發揮阻嚇作用。

施行罰則容易，改變人心困難。有人認為談道德這回事非常老派，高唱各種個人和自由主義，這是時下普

遍的現象。究竟是家庭教育的問題、基礎教育的內容問題、還是科技進步帶來無可逆轉的禍患？兩名地鐵乘客的對話簡單，但觸及的問題卻十分複雜，足已令人在繁忙的生活中更感煩惱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商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



清明時節，緬懷先人，不僅是情感的寄託，更是代代相傳的禮俗傳承。從歷代書畫中可見端倪：文人墨跡中，王羲之的《喪亂帖》猶帶哀思，顏真卿的《祭伯文稿》承載着生者難以言說的懷念。若說《清明上河圖》以市井長卷定格了人間煙火，吳昌碩的「明月前身」印章則將伉儷情深鑄於方寸。

這些藝術載體雖跨越千年，卻與更古老的祭祀傳統遙相呼應。清明不僅是二十四節氣之一，更是中國傳統節日中的重要祭祀日。祭祀是對祖先和神明的禮敬，這一習俗源遠流長，早在商周時代就有記載。商王武丁時期的塗朱牛骨刻辭甲骨文，便是這一傳統的見證。這

些甲骨文不僅記錄了商代的社會生活和天文氣象，其書法藝術也極具價值。

甲骨文所承載的，不僅是占卜決策的歷史，更是先民對天地祖先的虔誠信仰。甲骨文，又稱契文、卜辭等，是商周時期用於占卜的文字。商王無論國家大事還是私人生活，皆依賴甲骨占卜決策，並將結果刻於甲骨上，由王室史官保存。這一習俗在商亡後逐漸消失，但其文字藝術和歷史價值至今仍被世人珍視。

而現存甲骨文物中，河南安陽出土的商武王時期牛胛骨版記事刻辭（附圖），可謂箇中典範。此骨版高三十二點二厘米、寬十九點八厘米，現收藏於

中國國家博物館。這塊骨版保存完整，正面刻辭四條，背面兩條，共計一百六十餘字，背面字內填朱，色彩絢麗，內容涉及商代社會生活和天氣情況，具有極高的文史價值。其字體瘦硬勁直，工整端嚴，字形大小錯落，生動有致，展現了甲骨文書法的獨特魅力。



逢周五見報

取捨是智慧

藝術三月一見眼匆匆過去，「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」、「Art Central」、「香港藝術節」等圓滿落幕，無論走馬看花到此一遊，還是識途老馬深度探索，文化藝術愛好者肯定滿足不已樂此不疲，但願沒有審美疲勞吃不消就好。

作為兩大藝術博覽會，「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」與「Art Central」，一個灣仔一個中環，隔空對望，互相輝映，相得益彰。於「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」中，看到中平卓馬多幅攝影作品、「行為藝術之母」Marina Abramovi作品，又再次欣賞Kaikai Kiki Gallery的活潑和繽紛，還有周俊輝、黃進曦等本地藝術家的新作，統統叫人眼前一亮愛不釋手；在「Art Central」裏，從漫畫家到藝術家的志志達發表新作，跟池永康晟以浮世繪式復古風抹出異色美人

畫，微妙呼應，還有往返會場必經的海濱美景，心曠神怡，沿途花開草長，既賞藝也賞景。

至於「香港藝術節」，今年貴精不貴多，只看坂本龍一及高谷史郎的《TIME》和梅卓燕的《SOLO》，十分精彩，離場時難掩心頭悸動。

今年藝術三月也精彩，收穫不少錯過更多，但有失必有得，取捨是智慧，也是學習了解自己的過程。想再次瘋狂賞藝，不必明年請早，這個四月就有「大館表演藝術季：SPOTLIGHT」、「香港國際電影節」等等。好節目不待人，額滿即止，逾時不候。



逢周五見報

三月的家燕

數日前寒潮襲港，對於那些長途跋涉、遷徙途經香港的家燕來說，當體力與脂肪於長途飛行時已近耗盡，突如其來的寒流，又讓牠們缺乏保暖和足夠的食物，飢寒交迫。牠們飛得越來越低，有些體力不支者更倒臥街頭，命懸一線。

周日上午出門時，屋邨的門口已圍成一圈。走近一看，原來有兩隻家燕，裹着被雨打濕的翅膀，倚在大堂玻璃門上，奄奄一息。面對圍觀的途人越來越多，牠們似乎沒有多大反應，一雙小眼睛半開半合，弱小的身軀縮作一團。

這時，有養雀經驗的薛姐，不知從何處找來一條乾毛巾、幾頁廢報紙和一個用過的紙盒，只見她動作麻利地用剪刀在紙盒蓋子兩側剪出兩個洞，將廢紙鋪在盒底，再借助乾毛巾小心翼翼地，分別將兩隻家燕移入紙盒之中，再蓋上蓋子，放至室內較暖的角落。臨時安置好

兩隻家燕之後，薛姐又找到愛護動物團體的電話，致電尋求專業人士的救援。

下午返家時，獲薛姐告知，兩隻獲救的家燕已被愛護動物協會的人員接走，與牠們一樣幸運地找到新家的家燕們，據說還有很多。

家燕是世界上最常見、分布最廣的鳥類之一，腳短小而纖弱，只能站在電線、欄杆或地上，難以在地上行走和奔跑。讓人印象最深的，是家燕延長的外側尾羽形成了獨特的深分叉「燕尾」，儼如度身訂造的「燕尾服」。每年三至四月都是雀鳥遷徙的季節，其中三月底更是家燕遷徙的高峰期。



逢周五見報